

## 網路性別穿越小說的符號逆轉—以《永夜》為例

洪琳惠

國立成功大學現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 摘要

本文以網路穿越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永夜》一文作細部分析，藉此探討「穿越小說」裡如何對傳統文化裡的性別符號進行逆轉詮釋。以男讀者為主要受眾的男性向穿越文本，多半在成全財權色慾；以女讀者為主要受眾的女性向穿越文本，主要是追求情感世界的美滿，但《永夜》卻是部「性別穿越」文本，主軸在於已無英雄身而徒剩英雄心的男魂女身主角，走出一這條逆轉符號的跌宕之旅。本文從網路穿越小說之發展開始，接著引入社會學者布迪厄的「門檻」觀點，分析《永夜》的敘事結構、意象符號建構及性別倒置想像，探索該文如何利用「性別穿越」此一令世界規則顛倒的「門檻」，去詮釋男性慣習在女身裡所遭遇的場域衝突，同時也逆轉傳統文化符號。

關鍵字：網路、穿越小說、性別倒置、符號翻轉



## 一、前言：從網路穿越小說談起

「網路小說」是文學界中來勢洶洶的後浪，或者可稱之為一種「文學現象」，在螢幕與紙本兩種媒介共存的型態下，可明顯觀察到，網路原創小說的數量已遠遠超越同期的紙本印刷小說，不得不承認，紙筆被螢幕鍵盤取代的情況，在科技高度且持續發展的背景下，恐怕已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歐陽友權在其《網絡文學論綱》<sup>1</sup>一書提及：

「網絡文學」的詞彙還未走進文學辭典，「網絡文學」現象就已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景觀。……由於許多「網」上作品的稚嫩、粗糙、蒼白與良莠不齊，使得網絡文學從總體上尚未贏得人們普遍的信任與歷史的尊重。不過，我們在懷疑網絡文學的審美襟抱和藝術承擔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網頁擠占書頁、讀屏多於讀書、紙與筆讓位於光與電，恐怕是高科技時代難以逆轉的文化趨勢。

因此，這幾年來網路小說的蓬勃發展不但沒有絲毫衰減，更日益受到重視，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綿延不絕。

人是符號的動物，而符號習見於各種類型的文化之中，同樣的，網路小說也發展著自身的特殊符號。最令筆者感興趣的網路小說符號，便是「穿越」；「穿越」這個特徵所帶來的無限想像，正如「網路」為文學帶來無盡的發展可能，也滿足了網文時代的閱讀者們，對於自我認知的多樣化追索。

「穿越小說」意指主角由於某些意外，從自己生活的時空穿越到另一個時空，並在異時空發生一段故事，主角穿越的時空既可以是過去，也可以是未來，可以在歷史上真實存在，也可以是作者憑空虛構；有單一角色穿越，有雙主角穿越，有多人穿越……種種變化不一而足。由於穿越小說的靈活應變度及涵蓋範圍之廣，自 2004 年起出現極大量的作品乃至影視改編。

近年出版的通俗小說，「穿越」概念的設定已臻成熟。在女性向言情小說方面，往往認定當代第一部點明穿越主題的華文小說是 1993 年台灣作家席絹所著《交錯時光的愛戀》，然因當時網路書寫平台尚未普及，因此遲至 2004 年，網路穿越小說才由《夢回大清》一書，掀起女性角色穿回清朝捲入九龍奪嫡、與眾阿哥情感糾葛的「清穿熱」；而在紙本出版的男性向英雄小說裡，最經典的穿越作品當推黃易所著之《尋秦記》。

<sup>1</sup>歐陽友權：《網絡文學論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 4 月），頁 1。



2004年，網路小說作者金子以連載形式，在晉江文學網發表《夢回大清》，至2007年截稿，引發穿越小說創作熱潮，該小說被稱為中國大陸第一篇網路穿越小說。到了2011年，由楊冪、馮紹峰主演的《宮鎖心玉》以及劉詩詩、吳奇隆主演的《步步驚心》等影視穿越劇熱播，將穿越小說、穿越劇推向頂峰，自此，穿越小說在各大原創文學網站上穩佔一席之地。<sup>2</sup>

網路穿越小說以網路平台為媒介，公開面向普羅大眾，因而，此類小說離不開高娛樂性的大眾文學本質，自有其既定套路可循。女性向穿越小說如《夢回大清》，女主角藉由穿越到異時空，與本不可能相遇的男性譜出戀情；而男性向網路穿越小說的源頭，必須追溯到1994年黃易紙本出版的《尋秦記》，本書男主角穿越至秦朝，依靠現代知識打敗各路英雄好漢，並利用來自未來的見識和現代理念征服各類美女。《尋秦記》於2001年被拍成影劇播出，影響度及熱潮維持度，皆非紙本出版可比，當時正是網路書寫平台的萌芽期，因此，不久後以男性為主要閱讀群的起點文學網，便出現大量歷史背景穿越小說，男性主角幾乎全是一路從社會底層闖入政權核心，隨故事發展，接二連三與美人相遇，滿足男性讀者對權力、財富、美色的心理想像，如月關的《回到明朝當王爺》、貓膩的《慶餘年》等；至2011年的女性向穿越劇《步步驚心》播出後，網路穿越小說已成氣候，從虛擬世界過度到真實世界，掀起另一波穿越熱。

《永夜》一書首發於網路創作平台——晉江文學網，晉江文學網是個以女性為主力客群的老字號華文寫作平台，以該平台為例，內建提供讀者搜尋作品的固定標籤詞共120個，<sup>3</sup>其中與穿越直接有關的即有：快穿、穿越時空、穿書、清穿、古穿今等5項，搜索「穿越時空」一項，則有2153頁作品，<sup>4</sup>數量十分驚人，穿越的獨特魅力，就在於它跳脫傳統小說敘事，翻出新花樣。

小說創作的自由集散地，多集中於網路，尤在視角運用方面的解放與靈活，是傳統小說與網路小說的極大差異。華文網路小說截至目前為止最成功的新穎嘗試，當屬穿越小說，而「性別穿越」的類型又是其中最具時代符號特徵的分支，從穿越到性別穿越小說，無不都在探索如何以時代性的個人視角，去探索、接納、融鑄另一個異時空的價值觀。

<sup>2</sup>蔡玫姿：〈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台灣學誌》14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2016年10月），頁1-27。

<sup>3</sup>晉江文學網(2018)。網站內建作品搜索標籤詞如下：快穿、重生、穿越時空、娛樂圈、系統、隨身空間、種田文、穿書、仙俠修真等，共120項。2018年1月4日，取自([http://www.jjwxc.net/bookbase.php?s\\_typeid=1&fw=0&ycx=0&xx=0&mainview=0&sd=0&lx=0&fg=0&bq=60&submit=%B2%E9%D1%AF](http://www.jjwxc.net/bookbase.php?s_typeid=1&fw=0&ycx=0&xx=0&mainview=0&sd=0&lx=0&fg=0&bq=60&submit=%B2%E9%D1%AF))

<sup>4</sup>晉江文學網(2018)。網站內建搜索，每頁列出的作品數為100部。2018年1月4日，取自(<http://www.jjwxc.net/bookbase.php?fw=0&fbsj=0&ycx=0&xx=0&mainview=0&sd=0&lx=0&fg=0&collectiontypes=ors&bq=60&searchkeywords>)



## 二、性別倒置的門檻魔法

無論一個寫作者的風格有多麼個人化、設計劇情再如何匠心獨具，也不能忽視其寫作中與整體社會的關係，即使最簡單的小說語言，往往也都以間接方式，表達它與現實世界千絲萬縷的關聯。人類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為此現象給出更加確切的研究模型，謂之場域(field)，而布迪厄點出的界線劃分概念更是關鍵：

最出色的文化行為在於劃定界線，此界線產生於一個範圍確定的單獨空間……住宅因具有門檻(limen)這一使世界顛倒、事物徵象倒轉的危險所在，故它是一切過度儀式(rite de passage)的實踐範例……一切過度儀式之所以具有共同之處，是因為它們都旨在借助魔法有規則地超越像那樣令世界發生「旋轉」的魔法界限。<sup>5</sup>

據布迪厄所述，最為出色的文化行為必定與界線的劃分息息相關，而在涇渭分明的諸多界線裡，卻有另一種現象可令不同的界線產生交會、並產生概念倒轉，此即「門檻翻轉」，「門檻」具有使世界顛倒的「旋轉」特質，它劃分出了內外兩個異質場域。

筆者察覺，這一社會學的研究歸納，竟也意外地與「穿越」這個小說創作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畢竟，小說時空亦是一個完整小世界的展現：在穿越類型的小說裡，性別穿越的創作手法，在小說敘事裡明顯被賦予「門檻」作用，並成為令主人翁外在性別倒置的翻轉樞紐，這種穿越模式，迫使角色的內在思維場域也必須達成翻轉，於是，主角身心在內外雙重場域的不斷變動中，不得不經歷一場儀式性的「成長」實踐。

本文擬分析《永夜》這一部性別穿越小說中的敘事結構、意象符號建構及性別倒置想像，探索該文如何利用「性別穿越」此一令世界規則顛倒的「門檻」，去如何詮釋男性慣習在女身裡所遭遇的場域衝突，並且逆轉傳統文化符號。

## 三、安能辨雄雌的象徵解碼

在華文網路小說的領域，男性向穿越文本與女性向穿越文本的追求，可說是截然不同、目標各異。

男性向穿越文本，多為滿足男性對財權色慾的嚮往。如《回到明朝當王爺》

<sup>5</sup>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感》，蔣梓驊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3年12月)，頁331。



(月關)、《慶餘年》(貓膩)等，男主角一路從底層爬上巔峰，隨著故事發展，接二連三與美人相遇，藉此滿足男性讀者對權力、財富、美色的心理想像，如果視「男性向穿越敘事」為能指(signifier)，那麼它真正的所指(signified)其實代表虛擬敘事裡的「權力建構」。

另一方面，女性向穿越文本多為偏向言情的敘事，主軸則在成全女性絲蘿願託喬木的歸宿，如《夢回大清》(金子)、《步步驚心》(桐華)，女主角藉由穿越到異時空，與本不可能相遇的優秀男性譜出戀情。因而在「女性向穿越敘事」這一能指之中，其所指則為「情感追求」。

上述兩種穿越文本，各自有其劇情公式及不可逾越的敘事界線，然而，性別穿越文本的誕生，卻模糊了二者之間的界線，施以門檻翻轉的魔法，帶來文學感濃郁的新奇意趣。本節透過知名網路性別穿越小說《永夜》之劇情設計，分析其如何從生理性別的倒置，過度至心理性別倒置的翻轉設計。

#### (一) 繼承——男性慣習的遺跡

《永夜》主角李林前生是男殺手，被兄弟背叛致死，魂入黃泉路，帶著全部記憶，投生於近似春秋戰國的朝代，新身份不僅是鬚齡小兒，且是殺手集團游離谷所培育的孤兒，李林懷揣著身為女子的秘密，再次成為殺手，被迫假扮安國端王的獨子李永夜，自此捲入權力漩渦，逐步揭露李永夜的身世之謎。

該文為第三人稱敘事，李林初為李永夜時，沿襲自過往男性慣習的堅持，便是時刻提醒曾被兄弟背叛的自己，「切莫再信兄弟道義」：

李林死於獄中一次群毆。以他的身手不會是兩幫人群毆時死掉那個，可是站在他身後的兄弟溫柔地送了他一刀與一句話：「你的兄弟讓你走好。」他真不想再做殺手，前世做得太累。

三個月後，他的衣服上別著一百的編號，百名孩子一起走進編號十的木樓，開始相互殘殺。李林悲哀地想起前世獄中鬥毆的場景。他又笑了笑，這一世身邊再無兄弟能從背後捅他一刀了。<sup>6</sup>

來到異時空，很快就因為夥伴相護而挑戰了李林此一堅持，九十九號為了保護李林，挺身代替李林，對抗有權主宰孤兒生死的執事李言年：

李言年笑了：「對敵人一絲同情，就是對自己殘忍。給你們一個機會，供

<sup>6</sup> 桩桩：《永夜》(北京：朝華出版社，2009年1月)，頁2。



出領頭的人，別的人爺不殺。」

「是我！」九十九聲音發顫，卻搶在李林準備招供之前邁出了一步。

李林很吃驚地看著九十九，再一次提醒自己別記著這個情，雖然這個八歲大的孩子此時的形象足以令他仰視。<sup>7</sup>

其後，存活下來的李林被起名為星魂，九十九被起名為月魄，各自拜師學藝，星魂習武，月魄習醫，二人皆成為游離谷殺手。

在此，敘事的鋪展逐漸讓讀者明白，即使李林心理上認定自己即將展開的是一場英雄旅程<sup>8</sup>，然而，穿越後的生理限制，卻讓他/她注定踏上一場別開生面的「英雌之旅」。

## （二）衝突——女身場域的限制

性別轉換初期，李林/星魂的視角，時常表現出對新身體仍然在「適應中」的狀態：

他(星魂)走向房間，摸索着絲綢上的經絡圖微笑。他已經找著了天脈內經的秘密。將來，他也會掌握這個身體的秘密。<sup>9</sup>

此時文句間對李林/星魂的指代詞是「他」，而非「她」，因為主角只是跨入「穿越」的門檻，卻還未真正完成「性別穿越」的魔法門檻。

他(星魂)深吸了口寒梅香氣喃喃道：「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sup>10</sup>

已經出谷假扮「李永夜」的稚兒星魂，以成人李林的思維，借用陶潛〈連雨獨飲〉詩對自己當下處境做出暗喻，此時他/她的處境確實如逢連夜雨，作為殺手集團的一枚棋子，他/她盜用著他人的身分，暗中有虎視眈眈的監控者，逼迫他不得不出各種違心之惡，身邊沒有可信之人，確實空前孤獨。「形骸久已化」一語，僅是承認自己必須早日習慣與過往不同的身份與遭遇，是妥協，但「男兒心」仍在，還不是真正的轉換，「凡過度期都具有門檻的屬性」<sup>11</sup>，作者桩桩刻意在對主角的人稱變換及名稱變更上，向讀者展示「李林(男)-星魂(過度)-李永夜(女)」的變換經過。

<sup>7</sup> 《永夜》，頁 5。

<sup>8</sup>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朱侃如（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初版）。

<sup>9</sup> 《永夜》，頁 16。

<sup>10</sup> 《永夜》，頁 80。

<sup>11</sup> 《實踐感》，頁 357。



十八歲的李永夜捲入朝堂權鬥，在敵對勢力那方遇見兒時夥伴月魄，月魄在他毅然轉身離去時喊了一聲「星魂」，李永夜卻狠下心沒有回頭；其後，月魄被敵對勢力囚禁，敵方藉此試探李永夜：

永夜與百官一起行了禮散朝出殿，**他**著急回去通知李言年打探月魄情況。正打算腳底抹油的時候，李天佑已笑著走到**他**身邊親熱地說道：「永夜，我邀得名醫在府中，我想請永夜過府，方便治療舊疾。」  
永夜聽了，更加不安，李天佑嘴裏的名醫除了月魄還有誰？他是真的在試探還是已經拿得實了呢？心裡百般猜測，臉上卻笑了稱謝。<sup>12</sup>

下朝後的李永夜，開始衡量是否值得為救月魄而放棄自身的多年偽裝。此時有一段意識流獨白，在這段獨白裡，李永夜在全文首次完成人稱變換，由「他」變成「她」：

月魄。  
永夜閉上眼就想起小時候月魄擋在**她**身前的情景。再睜眼耳邊聽到的是上次見月魄時，**她**鐵了心不想和他親近，他喚**她**的聲音。  
那一聲星魂如今回想只讓**她**有肝膽俱裂的痛。  
**她**可以不救他的，可以不管，為什麼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坐立不安呢？  
……  
出了府，暮色漸來。如果顧全大局，**她**應該不管月魄。繼續扮著**她**的世子，等待收網的時候。然而，**她**做不到。<sup>13</sup>

在這段藉由拾取眼前景以抒情的回憶意識流裡，李永夜看著眼前瑣物，內心絮絮叨叨猶豫不決，這是全文中屬於李林的男性意識從來沒有做過的「婆媽事」。直到李永夜承認：「『她』面對月魄做不到見死不救」時，李林的男性意識已完全隱沒，李永夜的女性意識正式掌控身體主導權，在異時空活了十八年的「他」終於變成「她」，性別門檻的過度，於焉完成。

性別穿越敘事裡，主角被迫承受生理與心理的雙重閹割，即使能保留現代化男性慣習，卻根本上斷絕了主角以男身追求異世前程的機會，因此，他/她必得面臨各種避無可避的兩難；這「女人」，當，還是不當？異時空場域裡對女性的傳統禮教限制，守，還是不守？

主角若堅決認同自己從舊場域帶來的男性慣習，並以此行事，可以想見必然在新場域處處掣肘、寸步難行；但若要認同自己在新場域裡的異性身分，豈非抹

<sup>12</sup> 《永夜》，頁 187。

<sup>13</sup> 《永夜》，頁 198。



除了舊場域那個男性慣習曾經存在的痕跡？將要被同化，或者堅持異化，這是性別穿越敘事必得交代清楚的探索歷程。

### （三）轉換——雙重否定與融合

李林/李永夜經歷的路線，首先是承認自己變得弱小，試圖在險峻環境中求生，是為其對自我過往的第一重否定：

星魂悠悠然走著他的直線，從這頭到那頭，一次次思考著未來的人生，一遍遍告訴自己不再是李林。

星魂固執地幻想著，等到自己內功大成之日，輕輕揮一揮衣袖，這座禁錮自己的石室將一下化為虛無。包圍自己的，只有滿天星光。所以，他耐心地養著身體內的小蛇，希望有天它能強壯到可以讓他保護自己。<sup>14</sup>

在星魂一遍遍告訴自己不再是李林之後，全文的主敘事觀點再也不是「李林」，而徹底移交給「星魂」；而所謂「身體內的小蛇」，在劇情中本指星魂在參透輕功秘笈後練出來的氣，它更是異時空場域已滲透主角的證據，亦是星魂新思維萌芽的具體呈現。

在星魂被要求殺死長相與自己幾乎相同的端王世子「李永夜」，並取而代之時，是其第二重自我否定：

「去殺了那個孩子，明天我們出谷。」

星魂有點吃驚，殺了那個竹林裡穿紫袍的柔弱孩子？這麼快？

李言年說完轉身就走，乾脆俐落地沒有給星魂留半點詢問的時間與機會。真狠！連個孩子也不放過！可是，不殺他，很明顯自己就會死。星魂心情有些沉重。<sup>15</sup>

在柔弱的紫袍小孩死去後，星魂才真正決心以「李永夜」的身分積極存活於異時空。簡而言之，當弱小的紫袍小孩永眠，堅韌的李永夜才被賦予了鮮活的靈魂，真正問世。

小樓，竹林，月華如水，紫袍小孩靜靜地睡著，猶如墮入了永恆的夢中。直到現在，星魂也沒能和紫袍小孩說過話。

「睡吧，一個人的世界才是最快樂的。」他喃喃道。這就是宿命，可是，他又何嘗願意這樣的人生？

<sup>14</sup> 《永夜》，頁 15。

<sup>15</sup> 《永夜》，頁 52。





看著這個將被自己替代的小孩，星魂臉上陰狠之色一閃即過，「我絕對不會成為第二個你！」他轉頭走出了竹林，轉世的人生，這是天賜的，他會將它牢牢握在手中！<sup>16</sup>

即使處於不可掌控的環境下，依然不願被宿命擺佈的積極意念，正是標準都市化社會後的現代人思維，契合《永夜》一文的翻轉主軸。

來自外部場域的權力鬥爭，讓夾在其中的主角多次陷入矛盾抉擇，此處的各種選擇不僅是善/惡糾葛，同時也在隱喻著李永夜/李林自身內部場域，關於女/男性別認同的掙扎。

直到李永夜女身揭穿，其婚嫁被作為政治籌碼時，主角已經完成了男性慣習→女身慣習的徹底轉換。

永夜撐著下巴望著衣架上的吉服看了一個晚上。秋日的夕陽消失了顏色。天空由橙變紫漸漸的呈現出一種灰藍色。永夜寢殿的大門霍然大開。永夜緩步走出。

她生平第一次穿上了女裝。<sup>17</sup>

此處的敘事，已經全面改用「她」來稱呼主角。「風揚兮」一角，是延續傳統武俠裡濟弱扶傾、正直剛毅的俠之大者，他在劇情裡多次追蹤刺客「星魂」並試圖擒殺之，可說是主角李永夜的天敵，但換個角度來說，風揚兮實際上是李永夜對「理想男性」的投射，在李永夜心目中，大俠風揚兮是個「像蒼鷹一樣自由的男人」<sup>18</sup>，因而，她願意用自己的自由作為籌碼，換取對於風揚兮的拯救。

而「風揚兮」的命名本身，也充滿東方文化符號的意趣。漢高祖功名就途經故鄉，令家鄉子弟同唱〈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sup>19</sup>，在中華文化的奠基下，這個名字象徵父權社會裡的權力競爭、王者之兆，因此，李永夜以男魂女身的身分，對「風揚兮」的仰望和拯救，其實並非女性對於優秀男性的愛情想像，而是對現代女性對傳統父權社會的冷靜凝視及顛覆。

本文以多變而細膩的敘事技巧來傳達性別轉換的隱喻，異時空場域將李永夜鑄鑄其中，門檻的魔法，最終把現代男性李林翻轉成堅韌的古典女性李永夜。在網路上於 2008 年完成連載的《永夜》，其性別穿越可說是承襲傳統武俠題材而來，在角色設定上做了性別倒置的嘗試，堪稱小幅度文學翻轉實驗，並且在言情武俠的基礎上，發展出獨特靈魂及欲探討的核心主題：無論男女，人何以為人？

<sup>16</sup> 《永夜》，頁 53-54。

<sup>17</sup> 《永夜》，頁 352。

<sup>18</sup> 《永夜》，頁 524。

<sup>19</sup> [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建宏出版社，2007 年 5 月），頁 351。



生而為人，又如何邁向自我意志的完成？由此觀之，性別穿越敘事所隱藏的論題意識，遠比男女性向的典型穿越文更加複雜深化，甚至血淋淋地剖出人性本質。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Foster)認為小說的興起並非偶然，「它與中產階級興起的時間吻合，也與自由、民主等概念崛起的時間差不多。」<sup>20</sup>而華文網路文學界之所以出現性別穿越類型小說，也絕非偶然，新時代女性在現代社會裡尋找自我定位及掙扎的痕跡，正如男穿女小說中，懷抱個人主體意識的「男魂」寄居在受封建禮教限制的「女身」，經歷諸多思維衝擊後，終於誕生了超越性別限制的嶄新慣習。

當然，這部作品中對於傳統文化意象的逆轉，亦是一大亮點，在「性別倒置」這個濃墨重彩的核心主軸下，成為輕快鮮活的點綴。

#### 四、繁盛的意象果實

一九六七年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於美國期刊發表〈作者已死〉一文，力倡將文本詮釋的空間完全歸還讀者，作者僅是將社會歷史文化轉變成文字的「媒介」。其後直到網路文學嶄頭露角前，創作者與讀者雙方陷入膠著，存在彼此拮抗的關係，若非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小說的創作及出版，也逐漸在角力抗衡中，自鼎盛逐步有下坡之勢。

然而，網路文學興起後，創讀間的微妙關係，再次被推回文學發展的原點，也就是「文學話語權回歸民間」，<sup>21</sup>在網路小說的發表過程中，讀者可以在作者發表章節的過程中，立即回饋當下劇情的心得，而作者第一時間收得讀者回饋時，通常該小說還在寫作中而尚未完結，導致讀者的喜好直接影響後續劇情發展，互動性強烈。

在網路文本的形成過程中，創獨雙方的交流前所未有的密切，也因此，網路文學額外具備一個「輕」的特質，此所謂「輕」，是指此文本的構成是在作者與讀者間輕快如行雲流水的自然互動中孕育。也正因其輕快特性，網路小說的創作者比起出版需受編輯把關審核的紙本作者，更願意進行挑戰傳統意象的書寫，這種實驗意味濃厚的嘗試，展現在《永夜》有時不自覺地延續傳統、有時又明顯欲反傳統的意象營造上。

<sup>20</sup>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Foster):《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說課》(How To Read Novels Like A Professor), 潘美岑譯(臺北:采實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頁 266。

<sup>21</sup>同註 1, 頁 164。「網絡文學借助電子信息技術的航船, 抵達的卻是『返祖』的文化港灣——文學話語權回歸民間。這使得文學邊緣族群的藝術夢想和社會底層的審美意識終於有了張揚和表達的機緣。民間話語以狂歡化『廣場散播』的方式共享網絡媒體的對話平台, 重鑄第四媒體的文學範式, 由此蘊含著網絡文學獨有的學理更新。」



本節以《永夜》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個意象營造，具體分析它們與中國傳統文學沉澱下的符號象徵有何差異，並如何達成除了性別以外的符號逆轉。

### （一）輪迴之路：幽閉石室→新生

在中國傳統概念裡，「空曠」、「光明」往往是人生坦途的暗示，與之相對，「幽閉」、「陰暗」等詞彙，便直接與挫敗、折辱的負面情感相連。但在《永夜》裡，主角李林卻將幽閉石室視為新生的沉潛：他剛開始在游離谷學藝時，整有三年時光在暗無天日的石室裡度過，此陰暗石室時期，是李林對新身份的消化與緩衝，他甚至因而感覺安詳：「靜靜地躺在黑暗中，終於可以舒服的睡一覺了。他很喜歡這種黑暗與安靜，覺得安全舒適。<sup>22</sup>」這是個狹窄且黑暗的石室，多數時間只有主角一人獨居。

小說身為虛構文本，本質上就充滿象徵，網路小說更是箇中翹楚，因此，不合理而偏近奇幻的敘事，都可以回歸現實世界的象徵符號去思考，一個能把人置於黑暗中長時間幽閉的「石室」，當然是不合理的，然而，現實世界卻真的有類似現象，那便是：母體妊娠。因此，「石室」的狹窄陰暗、靜謐、孤獨，以及其所帶來的安全舒適，便可理解為仿擬嬰兒安心蜷縮於母體子宮的原初經歷，而「石室-子宮」，就是主角性別穿越後再次重生的意象。

此處還是敘事初期，但隨著敘事的行進，翻轉傳統符號的痕跡已經愈來愈鮮明。

### （二）兩小有猜：純真童年的破滅

《永夜》的反傳統，最具體的表現是文中對於「青梅竹馬」概念的顛覆。

李林最不堪回首的是前世被兄弟背叛，但在游離谷中，李林的新生星魂，卻還是被童年情誼所引誘，對月魄產生信賴。而在謎底層層揭曉後，星魂驚覺月魄竟是游離谷的主宰者，兩人從最初的相識，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情感勒索騙局，「星月童話」就此徹底幻滅。青梅竹馬的嫩芽不敵現實風雨而早夭，恰好逆反了傳統言情敘事裡大量被傳唱的兩小無猜設計。

「青梅竹馬」源於李白樂府舊題作品〈長干行〉：「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意指男女自幼相識所培養的情感，這個傳統符號的珍貴之處，在於它所指涉的情感單純而美好，兩小無猜的情感，誕生在尚未受到

<sup>22</sup> 《永夜》，頁 14。



過多外來禮儀影響、也尚未產生性別分化概念的童年期。但是在《永夜》文中，這樣的純真美好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李林表面上是小孩，內在卻擁有成熟且不輕易付出信任的靈魂；至於月魄表面上是與李林相同處境的孤兒，實際上卻是整個游離谷殺手集團的繼承人。兩個角色都被賦予表裡不一的成分，與真正的「兩小無猜」相距甚遠，所以，才能在敘事過程埋下激烈衝突的伏筆，同時延展出人性的深度。

在此，明顯可見「性別穿越」與「女性向穿越」兩種敘事文本的差異，儘管這兩種文本都可歸屬女性文本之列，然而，性別穿越此一設置，本身所能顛覆的意象更多，也在顛覆傳統的過程中，承載更加複雜細膩的女性主體意識追求，而這樣的追尋過程中，不免會對於來自父權社會的文化慣習，發出質疑之聲。

### （三）兄弟無義：「我」不是你兄弟

中國傳統的父權體制運作，在古典小說裡留下的最有意思的痕跡，便是對「兄弟情義」的極致追求，而《永夜》使用現代女性的視角，對此一傳統的真實性提出質詢。

在李林心中，對「兄弟」一詞的反感是前生帶來的慣習，他在年幼時，就曾質問好友月魄：「我們以後會不會是敵人」，月魄則認真回覆：「不會有那一天的。你知道，我一直當你是兄弟」，此時，李林內在的成人靈魂其實正在苦笑，心想，「千萬別當我是兄弟。<sup>23</sup>」受到顛覆挑戰的，正是中國傳統書寫裡的「兄弟情義」。

中國古典小說裡，無數名作都在反覆探討兄弟情，可說「兄弟情」已經是傳統敘事裡不可忽視的一環，古典四大名著裡至少就有兩部的主題與此相關：《水滸傳》中人數眾多的梁山好漢，《三國演義》裡劉關張誓願「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義結金蘭，都是從友情昇華到近乎親情的異姓兄弟凝聚。至近代武俠小說敘事，仍未完全脫離此忠義傳統：如《楚留香》中，楚留香與胡鐵花之間「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情誼；如《天龍八部》裡，描述喬峰、段譽、虛竹三人以懸殊的身分平等結拜；如《射鵰英雄傳》中，因郭楊兩家父輩世交，光明磊落的郭靖在生性狡詐的楊康死後，義無反顧接手照顧楊康的遺腹子楊過，可謂將兄弟情的昇華發揮到極致。

然而，在《永夜》這部由女性作者寫就的性別穿越文本，站在女性的眼光及角度，重新審視父權時代所遺留下的「兄弟情義」觀點，展現對於「友情」本質的探索，並且透過男魂女身的主角思維，對該傳統進行翻轉書寫。

<sup>23</sup> 《永夜》，頁5。



作為一份女性文本，《永夜》並不標舉兄弟情義的珍貴，反在敘事中暗指人際間更常存在欺騙背叛利用而非忠誠，這並不是對人性的光明面悲觀以對，而是反映當今社會的性別關係議題，有別於傳統敘事大量歌頌男性之間的忠貞之情，在《永夜》裡，全文從頭到尾只有薔薇郡主一個女性角色是毫無心計，既熱情而單純直率的，她愛著女扮男裝的李永夜，即使從來得不到回應，甚至直到她為李永夜犧牲生命的最後時刻，薔薇郡主都不知道李永夜的生理性別是與她相同的女性。亦即，全文唯有薔薇郡主的感情，最單純而率真，始終如一。

這是個穿透文本的伏筆，也是作者對傳統父權價值觀提出的懸問：當女性能夠為自己心中近似友情的愛情忠誠到底，直到生命終結，這種情感比起歷來被歌頌的兄弟之情，是否同樣純粹無瑕？在薔薇歿後，主角殘存的男性成分完全剝離，女性思維圓滿呈現，具體表現在主角回憶薔薇時，悲傷地想：「薔薇臨死前還叫她永夜哥哥，她到死也不知道她愛上的是個女人。她連告訴她自己真實面目的機會都沒有，她連攜了她的手一起去逛街買釵環裙飾的機會都沒有。」<sup>24</sup>在這段追悔中，不能以女兒身求得對方的原諒，才是令主角最為惋惜的關鍵，可見其女性特質的浮顯，並在承認女性心理的同時，於道德面追求情感上的完整與昇華。

《永夜》全文不再追隨古典敘事的傳統，讓「兄弟情義」專美於前，反提出「姐妹真情」的可貴，在成全主角的性別翻轉之時，也意喻著性別桎梏得以解脫，點出人際情感的珍貴，就在於無私付出的特性，必須先卸除中華文化裡長期以男權主義為基準的單一價值觀，才可能開啟對應時代的性別平權。

本節著重分析《永夜》所運用的文字象徵符號，它們並不延續傳統意象，反而是對傳統的質疑，甚至以嶄新的網路時代視野顛覆傳統。實際上，象徵符號本就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其內涵，代代相承的象徵符號，並不一定長期保持原有功能，在某些狀況下，舊有符號也可能被賦予新意義，<sup>25</sup>而《永夜》一文的性別逆轉、傳統符號逆轉，無不透露當代女性的主體意識追求，也展現了兩性權力意識從傾斜搖擺，到重新分配，最終達成性別和解的嶄新平衡。

## 五、結論：穿越性別的網文新視野

在性別穿越小說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見兩性思維此消彼漲、新舊場域不斷衝撞，到最後，呈現異質慣習的彼此融合，也暗示多元性別的體諒，甚至，有不少專屬於網路文學時代的符號，在網文作者與讀者的頻繁互動中，應時而生。

<sup>24</sup> 《永夜》，頁 520。

<sup>25</sup> 亞伯納·柯恩(Abner Cohen)：《權力結構與符號象徵》，宋光宇譯(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4月)，頁 43。



而透過對於《永夜》一文的分析，更能看出該文嘗試藉由性別及傳統符號的逆轉，重新建構跨越性別及時代的嶄新視野，這雖非突破式的嘗試，卻能體現網路小說在追求高度娛樂性之餘，仍具有其潛藏於內的中心企圖。

網路寫作的命脈，緊跟在科技發展的軌跡之上，是個迄今為止文學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嶄新場域，也令當代的文學觀察者，有幸目睹一個嶄新文學場如何歷經糾葛，催生出獨屬網文時代的文學新雛。如果說，網路文學目前還是座雜亂無章的崇山，但在荒蕪亂草的表象裡，卻已經可以挖掘出不少寶藏。

「性別穿越」只是浩瀚的華文網路小說之中，一個已有零星佳作現世的類型，未來的網文還會持續演化，我們依舊能夠透過網路小說嬉笑怒罵的外衣及象徵，洞穿其中關於人性本質的沉思與想像，而網路小說裡嵌入的文化符號，必定也會持續演進，帶來異於傳統的全新風貌。



## 徵引文獻

### 一、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1.歐陽友權：《網絡文學論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4月)。
- 2.桩桩：《永夜》(北京：朝華出版社，2009年1月)。
- 3.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朱侃如譯(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12月初版)。
- 4.卡勒爾(Jonathan.Culler)：《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方謙譯(臺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0月)。
- 5.華萊士·馬丁(Wallece Martin)：《當代敘事學》(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 6.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石武耕等譯(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
- 7.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感》，蔣梓驊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3年12月)。
- 8.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Foster)：《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23堂小說課》(How To Read Novels Like A Professor)，潘美岑譯(臺北：采實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4月)。

#### (二)論文

周志雄：《回眸百媚的樣貌：中國當代小說情愛敘事研究(1949-2011)》(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4月)。

#### (三)期刊論文

蔡玫姿：〈網路架空歷史小說初探：以謝金魚《拍翻御史大夫》為例〉，《台灣學誌》14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2016年10月)。

### 二、網頁資料

晉江文學網：<http://www.jjwxc.net/>

